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九十三編

言情小說

卷下

合歡草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史
小說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曾宗羣譯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
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
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
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爲羅
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
傳或採諸謠謠或見諸詩
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
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
小說觀也

第九百五十四號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二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二十日初版發行

(合歡草 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著原著者
作譯述者
人
發行人
印刷人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英國章烈

衛炳聽濤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有模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鮑威昌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合歡草目錄

合

歡

草

卷

第一回

日暮途窮歡呼逢舊友

天開異想庖代作新郎

第二回

兩下糊塗忽成眷屬

一番變局大起干戈

第三回

啓黑幕牀前驚豔色

露機關枕底見私書

第四回

歷重洋墮入雲霧

奮孤掌跳出牢籠

第五回

九死一生控呈使館

尋根問柢重返倫敦

第六回

見質書剖明疑竇

求真相踏破芒屨

第七回

弄盡蹊蹺遊戲三昧

驀地出現驚喜重逢

第八回

畫中愛寵貌似神非

囊底毒晶驚心動

第十二回

動疑懷追詢底蘊

觀影片觸起前情

第十三回

訪求逆旅驟失老奸

檢點郵書重臨古宅

第十四回

接佳音一枝欣借托

聞急報兩腳費奔波

第十五回

呼將伯折柬召名醫

說情由踵門來怪客

第十六回

參祕鍵抉微入隱

仗神針起死回生

第十七回

意外傳書喜逢佳運

樽前片語斗起疑雲

第十八回

往事追維迷離夢境

主名驟得推斷驚人

第十九回

襲鉅產喜作富家翁

踐勝游儼爲貴人客

第二十回

探私書驚心觀黑影

入繡閣驚地失情人

第二十一回

合歡草卷下

第十三回 訪求逆旅驟失老奸

檢點郵書重臨古宅

且說我在壁鑪罈縫中用針一撥撥出一方印像紙抖開一看不覺大驚原來是我妻白露前番暴死後的肖像看他兩目張而無神面容失色和我前天在那怪宅樓上所見有一無二見之令人驚怖我不敢多看忙向裏衣袋中一塞再向廢紙簍中拾了半個信封也搓成方纔的模樣塞入鑪架罈縫中以掩取物之迹旋即奔上樓去見布倫還在翻箱倒篋的搜尋搜尋到後來依然一無所得只得罷休我們便辭了他母子二人仍來到湖邊只見一個偵探飛奔前來說已在橋下覓得金鈕又一個副手來說已把各種形跡記了圖樣布倫問他可有甚麼進步都則說此外別無所得談了一會依舊推測不出頭緒那時日已停午我先辭別布倫出了大園因想探聽那戴都統的蹤跡便往洪史羅車站旁邊那家旅館中吃飯當下詢問起來店主人道那人住了三天已於昨日晚上算清帳目走了臨

行時說是、要搭末班火車回倫敦去的。我聽了暗忖這裏上倫敦的末班火車是十一點五分開行。但我在堅家園中窺見他時已在十一點相近。後來我比他先出。我回到紅獅旅館已在十二點以後。他如何還搭得上這班火車。卽此明明見得他是信口胡謔。但不知他這般深夜出去幹甚麼事。並在何處安身。此刻又往那裏去了。却都揣測不出。忽又把昨夜種種情事回想一遍。覺得我那心愛的白露竟似和他同謀同黨。這些事大約白露必定知情的。繼又想起中將慘死情狀更爲之毛髮森然。當下我用畢午膳仍往堅家大宅。但見布倫同著醫官等正在驗填屍格。我到的正好。便幫同他們量取傷痕尺寸。諸事已畢。醫官等走了。我便問布倫道。我們對於這案目下尙未能察出些頭緒。但不知你心目中可有甚麼理由能解決這個難題麼。布倫道。沒有。我只察出一件事。你不見我問話時那婦人的情景麼。我料定他言語縱不支吾。却没有盡情傾吐。我道不錯不錯。我也早瞧破了。但不知他這樣遮遮掩掩是何意見。布倫道。婦人們的事每每顛倒迷離。

難以測度。最不容易對付的。我們在這件案子上。必須加意留神。慢慢的賺他些口風出來。方有著手之處。他那客人姓名單已開了來了。這個或者有些用處。亦未可知。我道。那單子已開來了麼。請你給我一瞧。布倫便把單子遞給我。我接來從頭至尾的一看。內中却單單少了兩個人。一個是男爵夫人奴蘭。一個是我妻白露。我一想。這又好生奇怪。他所因何故却要瞞去這兩個人。但是這件事暫時可不必令布倫知道。便把單子還了布倫。次日總署復委人下來驗屍。我一早起來便發了一封信給立蒙略述兩日間事。晨餐已過。即出門隨着人衆往堅家園看驗。我已預先和布倫說定。置身局外。驗屍時只作壁上觀。所以當時雖則臨場却未曾喚作證人。那時場中看客紛紛攘攘。如浪似潮。擁擠得幾無隙地。那班右手握筆左手持冊的新聞訪員。尤其不少。是日驗屍官乃係當時有名的醫家狄伯樂氏。但他檢驗了一番也沒尋出甚麼別樣痕跡。所定最後屍格和我昨日幫同驗填的大致相仿。所以此案仍沒個結束。只懸在警察手中待他慢慢偵緝不

在話下。是夜黃昏時候。我乘車回至倫敦。逕返立蒙醫寓。一進門。只見立蒙坐在竹椅中。左几烟灰碟。右几蘇打水。口唧雪茄支手。撐足。正在那裏怡情快樂。見我來了。便跳起身來相迎道。佳兄久違了。我且問你。你近來交了甚麼運。一出門便生出事來。快請坐下了。吃杯水潤潤喉。把那件命案始末仔細說與我聽。我笑道。這件事真是樁無頭奇案呢。說着便坐下了。把別後所遇。一一說知。又把鑪架縫中撥出來了的相片給他看了。他搖頭道。這個真是參不破的葫蘆禪了。你勸進一層。他更深奧。一層你愈去推究。他卻愈弄得似亂絲般纏的慌了。這張照片上印的像。你確認他是和你結婚的那個女子的麼。我道。一定是他。我親目所觀的事。那裏會錯。立蒙道。這樣看來。那個女子和戴都統及堅家母子這四個人。似是聲氣相通。這件命案大概他們也都知情的呢。我道。我也這樣想。說着便揀了一枝煙。取火吸着。和他兩口兒噴雲吐霧。鬧了個雙龍盤空。少停。我看立蒙笑容暫斂。深思不輟。我便想打斷他的思路。問道。立兄。你看這案的兇手。可像是戴都統。

那厮。麼。立。蒙。道。未。必。據。我。的。意。見。不。是。這。樣。我。道。你。的。意。見。怎。樣。立。蒙。道。凡。事。不。可。徒。看。表。面。上。情。形。尤。須。推。想。其。中。的。道。理。果。使。那。堅。夫。人。和。你。那。奧。妙。不。測。的。妻。子。係。屬。一。氣。則。戴。都。統。便。不。會。是。兇。手。我。道。這。話。怎。講。立。蒙。道。你。不。說。那。夜。白。露。和。戴。都。統。密。會。時。決。裂。反。對。的。麼。既。然。如。此。則。戴。都。統。殺。了。人。他。們。會。不。出。來。告。發。的。麼。我。細。想。此。言。似。亦。有。理。立。蒙。又。道。現。在。有。三。件。事。爲。警。察。所。未。知。第。一。件。是。深。夜。密。會。第。二。件。是。鑪。架。中。相。片。第。三。件。是。賓。客。單。中。漏。去。二。人。我。們。多。曉。得。了。這。三。件。事。再。用。心。設。法。偵。探。起。來。或。者。非。但。破。了。這。件。命。案。并。且。可。破。你。那。件。結。婚。的。奇。案。亦。未。可。知。呢。我。們。又。談。論。了。一。會。各。歸。寢。處。次。早。起。來。我。想。見。白。露。之。心。甚。切。雖。經。了。種。種。可。怪。可。疑。的。情。節。却。只。愛。之。莫。釋。一。心。向。往。深。冀。得。他。一。顰。一。笑。一。晤。談。一。把。握。以。爲。天。大。榮。幸。於。是。又。和。立。蒙。商。議。了。一。會。吃。過。早。飯。便。出。門。向。克。魯。街。頭。逕。至。男。爵。夫。人。邸。外。那。知。擡。頭。一。望。但。見。百。葉。窗。四。周。緊。閉。寂。寂。無。人。心。中。暗。自。驚。疑。急。喚。守。門。人。詢。問。回。說。闔。宅。都。往。阿。華。地。方。避。暑。去。了。

須兩個月後回來。我聽了，不覺大爲失望。適才熾炭般一團熱興，此時竟如被冷水澆頭，熄滅殆盡。心中好生難過。回寓後，每當一人獨坐，便把前天從白露頸根摘下的寶飾玩弄，却見物思人，愈深繫念。屢次三番想即刻動身往阿華地方去會一會我那個意中人，只恨有兩樁阻力：第一件，我要到那邊去，必須借一個由頭；一時我却捏謊不出什麼話來說。這還不甚打緊，最難了當的是經濟支絀，似魚處乾岸，那裏翻得轉身？我初遇立蒙時，手頭已空，要向他啓齒挪借，又似難以爲情，便暗把母親給我的那一隻銀表易了二鎊六先令。現已銷費將盡，我急切又尋不到位置。此時心中懊喪之狀，莫可名言。我沒精打采的，又過了一星期。一天早上，我替立蒙出去診視病人。回來時，覺得口渴，便把囊底所餘幾個先令摸出一個來，在一家酒店櫃檯上喚了一杯俗名苦湯的飲料。我正自慢慢地飲着，瞥見櫃上攤着一本大書，再看書名時，只見背皮上鐫着幾個字：道倫敦郵局造姓名住址總冊。我見了，猛想起那天男爵夫人介紹白露時說他是沙維非霞。這沙

維。一姓也。甚罕。見我何不把他來查查。查看想罷。忙放下酒杯。打開書來。翻到沙字部。下細細尋去。果然尋着了這一姓。但見上面載着道。沙維亞蘭溫特西北段后門園路九十四號。我念畢。急忙乾了這杯酒。走出門去。跳上電車。不一會。行經克林威爾路。轉彎過去。已見皇后公園。我便下了車。尋那九十四號門牌。行未移時。擡頭一看。忽然大喜過望。但見前面青草場中。一座古式宅子。四根大柱。撐在洋臺之中。咦。這不明明是我初入怪局時和溫特老人會面的宅子麼。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至此也不及多想。急忙一口氣跑進草場。奔上階臺。掣動電鈴。要闖進去。求個水落石出。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接佳音一枝欣借托

聞急報兩腳費奔波

且說我尋見了古宅。便走上階臺。掣鈴喚門。少頃。有一個衣服不整。似下人模樣的人。開門出來。我便問他。沙維先生在家麼。那下人道。這裏沒有沙維先生。乃是丁福夫人的住宅。我道。沙維先生的確住在這裏。如何說沒有。下人道。這個我不

知道。我剛來了兩禮拜。以前的事一概不知。我道：沙維先生既不在此，你主母呢？下人道：主母已往瑞士國避暑去了。他命我代他管門。所以我留居於此。我道：我前時曾到此間來過，你可否讓我到屋裏邊略望一望？那下人道：你可是丁福夫人的朋友？我道：不是那人。狐疑滿面，不肯答應。我便笑道：你放心，我並不是歹人。想闖進來看了路，逕夜間再來圖報。我乃是個醫生，說着便除下絲帽，把藏着的聽心筒給他看了。又取出皮匣，示以名片。那人遲疑半晌，才放我進去。我先令他開了書房，進去一看，但見几案、桌椅等物，均與前無二。再往大餐間中想起，前天諸人擎杯道賀，情狀似演兒戲。看了一會，便同了他上樓。到了那間，我和我妻白露初次見面的臥室門口，忙教他開了鎖。我走進裏邊看時，只見那張白漆鐵床，仍在原處。錦被未動，芳影橫陳之迹依稀如見。回憶那天情事，真似一場大夢。我正呆看，忽聽那下人口中咄咄稱奇，道：怪事！怪事！我忙回過頭來，問道：甚麼怪事？下人道：真是怪事。前禮拜有一天這裏也有一個人來看過口，中也說是認識。

一個什麼沙維先生。剛才你看過的幾間房子，他也進去。一察視及至到了這間房內，也和你一般。朝着這張鐵牀出神。我聽了忙問是誰。下人道：「是一個年輕的女子。我却不知他的姓名。」我問道：「他生的模樣兒如何？」下人道：「他蒙着個密密的黑絲網，我看不出他的面容。」我問道：「他臨走時，可曾說甚麼話？」沒有。下人道：「沒有。惟給了我一個半鎊金元。」我聽了也伸手摸袋中。時不料青蚨都已飛盡。方才忽忽搭車。那最後一個先令也跟了管車的去。了我只得致聲多謝。不名一錢而走走。看他失意之狀，形諸面色，只不好開口。我出去時，只祝自己將來囊中充裕了。切莫忘了這個下人。定要在那年輕的祕密女子一般酬謝。他方才稱意。我走了一小時許，才到立蒙醫寓。立蒙一見，便問道：「你如何去了這幾時？」又有了什麼奇遇了？麼？我笑道：「我出門必不空回。果然被你猜着。便把尋見古宅的事說了一遍。」立蒙道：「你有一封信在這裏看，是甚麼消息說着？」從鑪架銅盤中取了信遞給我。我拆開一看，原來是我前天見了割症刀上的告白，發了求職信去的。復書中

係、李、思、路、海、文、醫、生、因、欲、出、門、請、我、前、往、代、理、幾、時、的、說、話、我、讀、了、這、信、知、途、了、
我的希望喜不自勝。次日我拜辭立蒙聲謝其向日款待之恩。臨別時立蒙握着
我的、手、說、道、佳、兄、我、有、一、句、話、不、知、你、肯、依、不、肯、我、道、甚、麼、事、立、蒙、道、你、到、了、那、
邊、去、快、把、這、件、祕、密、案、盡、情、忘、掉、了、注、集、全、神、只、管、正、經、事、務、你、若、再、不、丟、開、他、
時、就、要、鬧、的、神、魂、顛、倒、敗、壞、你、的、前、程、了、我、道、但、是、我、已、立、定、主、意、必、要、破、了、這、
案、求、得、白、露、到、手、方、肯、罷、休、立、蒙、道、我、不、曾、和、你、說、過、麼、這、案、主、動、之、人、不、比、等、
閒、他、們、行、事、詭、祕、即、令、你、竭、力、推、查、未、必、濟、事、你、聽、了、我、快、就、此、歇、手、罷、我、道、我、
不、能、歇、手、我、想、白、露、此、時、定、在、危、險、之、中、我、既、是、他、的、丈、夫、便、須、任、保、護、之、責、立、
蒙、道、你、若、不、聽、良、言、攬、着、這、事、在、身、我、恐、怕、你、的、名、譽、總、有、些、不、牢、呢、我、道、凡、事、
須、分、輕、重、白、露、的、性、命、和、我、的、名、譽、比、較、起、來、孰、輕、孰、重、立、蒙、道、你、着、了、魔、了、今、
天、你、如、何、勸、不、醒、了、我、道、你、讓、我、自、走、我、的、路、我、別、的、都、依、惟、有、此、事、依、不、得、再、
會、了、說、着、撒、開、了、手、離、了、立、蒙、跳、上、馬、車、去、了、回、頭、看、時、見、立、蒙、還、在、階、臺、上、引、

領而望。我想如此良友，真是難得。但不知他什麼意思，必要來勸阻我辦理這案。不一會，已到李思路海氏醫寓，謁見了海文醫生。當夜他把簿籍儀器等物點給了我。又囑咐了一番辦法。次日清晨，他便挈了家眷動身去了。我自那日起，擔任了他的醫政。那知這裏病人擁擠，常川診視的人家，亦復不少。大非立蒙那邊可比。我終日忙忙碌碌，勞頓不堪。那裏還有暇晷去管別樣事情。身心不閒，光陰愈加迅速，不覺忽忽又過了三個星期。一日天氣酷熱，黃昏八點鐘時分，我方在家料理門診。此時外邊待醫室中，坐滿了一屋子的人。正當應接不暇之際，忽見一個侍僕手持名片進來，回道：「醫生外面有一位貴婦人，立刻就要求見你。」我接取名片看時，原來是邦萊男爵夫人。我急忙立起身來，跑到應接室。只見男爵夫人倚門而待，神色倉皇，似有非常事故。是的，我便問他如何會尋到這裏來的。夫人道：「我先到你的朋友立蒙醫生那邊，他說你已到這裏來了。我遂又尋問來的。」我道：「你這樣舉止慌張，却是爲着何事？」夫人道：「你是我最信任的醫生，我家忽然出

了件不可思議的怪事。須請你去走一遭。我的馬車停在門口。你快去打發開了。那些病人作速就走。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不可少緩。我驚問甚麼生死攸關的事情。夫人道。我的表妹非霞忽然得了个怪病。將要死了。我聽了大驚道。非霞……要死了……不及多言。立命侍僕打發了衆人。搶了刀圭匣奔出大門。跳上馬車。同着夫人星馳電掣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呼將伯折柬召名醫

說情出踵門來怪客

且說我們跳上馬車。頃刻之間。到了男爵邸第。卽時下車。推門進去。男爵夫人領着上樓。來到一間陳設精緻的臥室之中。但見鐵牀上衣裙歷亂。衾褥紛披。我那所愛的白露合目躺着。此時男爵夫人親自攜了保險燈。在旁照着。我先驗視病人情狀。細細體察。不覺大吃一驚。這個果真非尋常發厥的徵候。但見他牙關緊閉。肌肉生寒。心滯不動。呼吸不通。竟和死屍一般。無二。當下男爵夫人見我眉頭攢蹙。久久無言。便戰慄着問道。醫生。醫生。還有希望麼。我道。此刻還說不定。說着。

便想起當初在那后門路古宅中見白露初死的情景。與此時正復相同。看他頸端寶飾已被我暗行摘下。挂在我自己胸前。天長地久。只好把這個永永作個紀念罷了。再看他手上時。雖則戴着幾隻戒指。却都是鑲寶石的我替他套在指上的那隻結婚戒指。却偏偏不見。男爵夫人見我呆呆凝想。又問如何了。我忙答道。這事却甚是尷尬。我須寫一張條子。可否請你着个下人送去。請一位名醫來。夫人道。怎麼又要去請外醫。你自己治不了麼。我道。此事非請他來不可。說着急向胸衣袋中取出一紙名片。用鉛筆畫了幾個字。夫人便遞過一個信封。我即寫地址道。普隆街博物院大宅六十三號。化佛醫生寫畢。急速交與下人打發他去了。我又命取了白蘭地來。設法撬開白露的牙關。滴下幾點酒。然後睜睜的注視他面上。察他有無變態。看了一會。復轉過身來。問男爵夫人道。現在我要問你幾句話了。這事究竟從何說起。好好的一个非霞。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夫人答道。我不知道。我看定他的面上道。你不好這樣含渾過去。你若要救他性命。必須令我